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春秋配 第十二回 何巡按聽訴私訪 徐黑虎認車被擒

話說姜韻自從那日出來，販糴糧米，來來往往，得些利息，不肯輕易回家。只等獲利甚豐時候，才到家中看看去。這日買了幾石米，僱的車夫姓徐，名叫黑虎，生得膂力過人，慣能推車，所以做了常常主戶。一日從店中五更起身，黑虎推車，姜韻在後隨行。離店走了六七里路，見星斗未落，月光尚明，天氣還早，就停住小車，在路旁歇息歇息。二人取出些乾糧，才待坐下去吃，忽聽有人叫聲：「好苦呀！」徐黑虎往四下一看，並無人影，嚇得猛然跳起道：「不好，有鬼了。」姜韻仔細聽了聽，說：「不是鬼，路那邊像是一井，莫不是井中有人，待我去問他一聲。」遂走到井邊問道：「井內莫非有人麼？」張秋聯聽的有人問她，遂說：「快著救我。」姜韻說：「聽她聲音，原來是個女子，卻如何救她法。」徐黑虎說：「車子上有繩，解來縛住我的腰，卸下去撈她罷。」姜韻道：「你少年人的力大，在上邊好提拔，待我下去罷。」遂將繩係在腰中，叫黑虎慢慢卸下井去，摸著秋聯，說：「幸喜水不深，只泡得半截身。」忙將自己腰中繩解下，把秋聯捆個結實。說：「伙計，先把這女子拔上去，然後拔我。」黑虎聽見，遂用力拔將上來，放在井邊，替她解繩。趁著月色，向秋聯細細一看，見她真有如花似玉之貌，暗自驚訝道：是仙是人，不料世間有這樣女子。此日之遇，正是天賜姻緣，不可錯過。正在躊躇之際，聽得井內喊道：「快拔我上去。」黑虎沉吟道：你若上來，必起爭端。不如把他處死到井中，卻是上策。看了看井旁有一木柱，上前搬倒，兩手舉起，叫聲：「老伙計站在中間，繩子下去了。」裡邊應了一聲，椿腳早到頭上，可憐姜韻性命，就喪在井中。秋聯一見，說：「呀，不好，又遇歹人了！」黑虎道：「休嚷，我非歹人，那井中才是個歹人哩。我怕他上來難為於你，所以把他處死。待我把米袋也丟下井去，你上車來。你家在何處，我送你回家去罷。」這張秋聯從井中出來，渾身衣服盡濕，水淋淋的，已覺心內抖擻，又見黑虎這般光景，驚得魂飛天外，暗自思量道：奴家剛離虎口，又遇豺狼，此時要再尋尋常，他豈肯容。天呀！莫不是我的性命，該喪於此處。事到如今，任他言甘心險，我自寧死不辱罷了。只見黑虎把車子收拾停當，催她上車。正在無奈，忽聽一片聲響，迎面而來。黑虎驚訝道：「不知什麼官府經過。」遂囑咐秋聯道：「你且在車邊站立，斷勿多言。倘若問你，只說是過路的，推辦人出大恭去了。再說別話，官府是要打嘴的。」說完抽身向前面躲避去了。秋聯見天已大明，官府又到，說：「我可有救星了，謝天謝地。」卻說這官府不是別位，是新巡按何大人，往南陽府去，從此經過。那職事鮮明，從役齊整，自不必說。單表秋聯，等他職事過完，望見大轎，跪下路旁，叫聲：「老爺救命呀！」何大人吩咐住轎。問道：「你是誰家女子，在此喊冤？」秋聯稟道：「民女張秋聯，父母早亡，依靠姑爺度日，姑爺不仁，欲賣民女入娼，無奈黑夜逃出莊來，遇強人逼我投井，今早又遇二人撈出，井上人卻把井中人害死，立逼民女上車，幸遇青天過此，望老爺救命。」何巡按道：「我已明白，如今欲送你回去，又恐你姑爺賣你，卻怎麼處？人役呢？看看前面那林子裡，是什麼所在？」役人去了不多時，回來稟道：「是一所青蓮庵，庵中住持，俱是女僧。」何巡按吩咐把庵中老尼喚來，役人二番回去，把老尼喚到，跪在面前。何巡按道：「你是庵中住持麼？」答道：「正是。」巡按道：「本院路途收得一鳴冤女子，寄在庵中。本院到南陽府，差人送香金於你，你好好看顧她。」老尼叩頭而起，領著秋聯去了，不提。

且說何巡按問役中：「有會推車的麼？」叫他權扮車夫，自己也換了衣帽，扮成客人，吩咐人役道：「本院前去私訪。你們執事，仍走大路，也不可遠離，以便呼喚就到。」眾役齊應一聲，各自前往。何巡按隨著車子，卻向旁路而走，說：「我自出京來，行至河南路上，觀風問俗，狡猾非常，我立意勵精圖治，三月之內，把一切賊盜，俱化為善良，才合吾意。」正自思量，忽見前面石橋底下，走出一個人來，向巡按拱拱手，問道：「才過去的是什麼老爺？」巡按答道：「是新按院何老爺，已經從大路過去了。」又問道：「有一女子喊冤，卻怎麼發落了？」巡按道：「卻不曉得。」那人又問道：「你坐的車子，是買的還是僱的？」巡按道：「卻是路上拾的。」那人道：「這車子是我的。」巡按道：「何所見是你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有暗記，車底下有我名字『徐黑虎』三字。你可看看，若無此三字，就算我賴你了。」巡按道：「雖然有字，難以憑信。後邊有人來了，待他到時，叫他平論一番，我便給你。」卻說來人，正是眾役中扮作行人瞻望巡按的。遠遠見車子被人攔住，有爭論之意，慌忙齊到跟前，虛作勸解。見巡按把嘴一扭，即會意思。掏出繩鎖，一齊動手把徐黑虎拴住。黑虎嚷道：「怎麼他坐我的車子，不肯還我，你們反倒拴我，太不公平。」眾役喝道：「瞎眼的奴才，休得嚷了。這是按院大老爺私行，特訪拿你，你還撒野麼？」黑虎聽見，嚇得開口結舌，半晌說不上話來，只是磕頭。巡按問道：「此車果是你的麼？」黑虎道：「不是小人的。小人因從前見過此車，上有『徐黑虎』三字，今日所以冒名充認。」巡按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黑虎道：「小人姓白，小名叫狗。」巡按笑道：「正是黑虎立時化為白犬了。」遂吩咐眾役：「將車子推到南陽入庫，把徐黑虎寄監，本院隨後自行到府發落。」役人領命，將黑虎捆在車上，推向南陽而去。這正是：

黑虎霎時化白犬，糧車權且作囚車。

這巡按為何不就回去，仍是私行打扮？一則因井中屍首尚未撈出，再者還要訪些事情。

未知訪的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